

艺术观察

如此浓郁 色彩斑斓

——已故画家黄永玉和他笔下的荷花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

图①：《周先生》



图②：《相思一种，闲愁万端》



图③：《歇口气》



图④：《夏》

我的陶艺作品《百鸟朝凤》(如图),有幸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。该作品由三个高低错落的浅色圆柱体组成,中间的柱体上站着一只红黑色的凤凰,凤凰嘴里含一珠,寓意美好。

《唐书》载:“海州言凤见于城上,群鸟数百随之,东北飞向苍梧山。”简短的文字勾勒出一幅丰富、热闹、祥瑞的图景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,有很多经典的、值得反复玩味的元素,比如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精神、气质、神韵的建筑形式——华表柱,民间艺术中象征家庭亲情的饼模等。《百鸟朝凤》作品中也隐含着一些上述信息。这些信息也是我近期思考的映射。

首先,创作该作品是希望借助一些记忆中的符号和图式,将时间、空间以及文化的关系贯穿其中。“鸟”是其中一种,另外还有残破的坑洞、树枝的化石、中国人对“金”的理解等,试图借助这些符号让三者产生联系,并展示出传统文

化中的意境、神韵和情感。

其次是化妆土的运用。化妆土的运用可以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,这种表现手法是我在创作中一直沿用的,其效果质朴无华,经过若干遍的泥土反复堆叠、烧制,逐渐探索和发现新的表现方式和呈现效果,这有点像考古发掘,对我而言充满了好奇和未知,并在每一次的堆叠和烧制过程中,重新定义作品的时间感。

在世界美术史的语境之中,有着许多面貌各异的艺术作品,而这些面貌各异的艺术品或多或少都带有本地域、本民族的特点,或外化层面的,或精神层面的。地域不同承载不同,感受不同寄托也不同。所以,我认为带有一定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创作是有必要的,不是负负传统,而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,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去传播和弘扬本民族经典的文化。《百鸟朝凤》的创作,便是试图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。



陶艺《百鸟朝凤》

赣地馆藏



临汾守铭青铜戈(小图为局部)

临汾守铭青铜戈

□ 袁卫生 刘祖刚

在江西省博物馆,珍藏着一把冷兵器——临汾守铭青铜戈,学名秦青铜戈(如上图)。1976年春,在离遂川县城20多公里的藻林(今草林镇)峨溪村车头脑左溪河沿,公社干部发现在倒塌的左溪河岸上露出一陶罐,罐中置有铜戈、矛、箭镞等冷兵器,他们当即妥善保护并逐级上报。

考古人员对此发现十分重视,经实地勘察,未发现墓葬迹象。陶罐已残损,不能窥其全形,纹饰系脉纹与方格纹的组合,底部有一周回字格纹。秦铜戈,就储藏在印纹硬陶罐中,终于在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。

出土的秦铜戈,长着长援、长胡的样子,胡下端略有残失,内端有刃。援上刃与内上刃联线成弧形,两端略上翘。援长15.4厘米,内长8.3厘米,胡残长10.5厘米。一面有用金属刻成的铭文,“廿二年临汾守囀库系工歇造”,笔划草率,细如发丝。经考古专家考证,这把秦铜戈铸成于秦始皇二十二年(公元前225年),河东(临汾)郡守囀监制,武库系库藏,工匠歇铸造。从铜戈上刻铭和铭文体例、文字风格看,显然是属于“秦式”。

考古专家认为,河东郡是当时秦国的军事重镇,也是秦军制造武器的兵工厂所在地。身为河东郡长官的“守”,必然经常率兵往来汾城,指挥和监督军工生产,因而在汾城生产的武器铭刻才会出现有“临汾守”的称谓。这把秦戈的面世,揭开了秦始皇南征百越而后又折戟沉沙的征战史。

据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等记载,秦统一六国后,把扩张的目标指向了岭南。公元前219年,国尉屠睢奉始皇帝“让百越之君,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”旨意,集50万大军,分五路南征百越。东路军一路结徐汗(江西余干)之水,进攻东瓲和闽越(浙江、福建);西路军两路塞障城(湖南怀化)之岭、守九疑(湖南永州)之塞,进攻西瓲和骆越(广西、越南一带);中路军两路守南壁(江西南康)之界、处番禺(广州)之都,进攻南越(岭南一带)。

同时,为保证粮道畅通,开掘了30公里长的灵渠,凿通了湘水和漓水。整个南征方略,做到了进可攻、退可守。

起初,五路秦军进展顺利,捷报频传。而秦铜戈,随率领20万中路军的主帅屠睢,一路上乘坐楼船和舫船,从赣江溯流入遂川支流左溪河。当时,江西还叫九江郡,郡治在寿春(安徽),仅设置了新淦(新干)、庐陵(吉安)、南壁(南康)三个县。一路上,秦军楼船所向披靡。大军在庐陵县下的藻林一带停了下来,因为这为通衢五岭、湖广要冲,便决定兵分两路,一路走陆路,向南20里达南壁县,翻越台岭(大庾岭)横浦关,出其不意抵达南越北部;一路走水路,沿左溪河向西到达湖南桂东,翻越骑田岭,顺武水入北江,迅速攻占番禺。

虽然兵力和装备占绝对优势,但行军环境艰苦,加上炎热潮湿,导致瘟疫、瘴气横行,让秦军战斗力大打折扣。屠睢对当地部族残酷镇压,激起百越人同仇敌忾。百越人誓不投降,隐蔽山林偷袭秦军,切断粮道,秦军处境愈加不妙。

秦始皇二十五年(公元前222),秦军夜间行军深入南越西江畔被袭,屠睢中毒箭身亡,军队伏尸数十万,最后仅剩二十余万退守五岭边界。第一次南征百越以失败告终,而秦青铜戈永远留在了遂川县藻林峨溪村的那条小河边。

大浪淘沙,淘尽无数英雄。当年屠睢一手拿剑,一手持戈,在藻林这片土地上,却功败垂成。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),秦王朝以任嚣为主、赵佗为辅,进一步增兵10万,历经9年,终于取得了南征百越的胜利,但也极大地消耗了秦朝国力,“行十余年,丁男披甲,丁女转输,苦不聊生,自绝于道树,死者相望”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,秦朝历二世而亡。

这把发现于遂川的秦青铜戈,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。它是当年秦军扩展延伸赣江航道、凿通大庾岭山路的历史见证,对研究秦始皇南征百越战争的过程及进军路线等,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。